

輿情与社会管理黄皮书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成果
暨南大学輿情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



媒介素养手册

Meijie Suyang Shouce

熊科伟 主编



經濟日報出版社

「社会管理黄皮书」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成果
暨南大学舆情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

媒介素养手册

Meijie Suyang Shouce

熊科伟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素养手册 / 熊科伟主编.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80257 - 571 - 4

I. ①媒… II. ①熊… III. ①传播媒介 - 手册 IV. ①G206. 2 -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3699 号

媒介素养手册

主 编	熊科伟
责任编辑	颜贺华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编辑部 010 - 63567960 发行部 010 - 63516959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jjrb5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mm 16 开
印 张	16. 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571 - 4
定 价	45.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编委会主任：林如鹏

编委会成员：林如鹏 范以锦 杨兴锋 支庭荣

杨先顺 张晋升 林爱珺

撰 稿：熊科伟 王虹婷 杜梦怡

总 序

舆情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事件、现象和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等的总和，可以看成是民众的意见或心理的一种反映。当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通过公开表达形成了整体的共同看法时，舆情就接近于舆论。

舆情古已有之，但是在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网络化的舆情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实时性与全球性、海量性与虚拟性、互动性与爆发性等。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社会生活中，舆情信息的功能，不限于仅仅呈现社情民意的某种样貌，还可以为政府的社会管理，以及为企业和个人的声誉管理，提供有意义的动态信息、管理信息和激励信息，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管理信息系统的进步和创新。

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中早已形成共识。19 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的发展和变化都是由一些规律所支配的，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社会运行和发展变迁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以获得秩序。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也曾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社会越来越脆弱，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控制并协调各部分行动的“管理系统”。当各种功能的复杂性阻碍了各部分之间实现完全自发的调适的时候，管理系统就担负起内部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工作。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管理的目标正如斯宾塞所说的协调内部关系，使其达到均衡发展，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并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有效地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或者更具体地说，通过对竞争、冲突的管理或化解，将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对立面协调起来，将个体的利益诉求纳入集体的轨道，以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

在我国，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尝试层出不穷，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北京市以构建人民团体为骨干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体系为重点，由社会组织来提供多项社会服务，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海市以党政权力下放为重点，以社区为依托，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会管理形式；广州市瞄准基层，紧紧抓住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街道聘用人员整合、社区社会服务发展及社会组织培育等关键事项。在这些创新中，网络和社区舆情对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舆情问题，既需要关注，也需要应对和引导。在科技与生态、资源与人口、增长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风险社会，随着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府治理水平的日渐提高、民众对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的重视，使得关于舆情的知识和能力成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必备素养。完善舆情应对与管理，有助于迅速有效地处置好各类危机事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减少和消除危机事件对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也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将舆情汇集视为改进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信源和渠道。

暨南大学于2005~2007年建成电话访问调查实验室，成立研究机构，承担了广州亚运舆情系列调查、广州“创建文明城市”系列调查、中国“80后”调查、中国周边热点地区舆情调查等项目，2012年入选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组建协同创新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密切联系交流，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市天河区、环球商报传媒集团等媒体和地方政府部门开展深入协同，与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共享数据分析成果，出版《舆情观察》学术集刊、《中国形象全球调查》系列特辑，继续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领域，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

本套“黄皮书”，既是在各方的支持下，结合师生的力量，对所承担的课题研究工作的一次较系统的整理，也是对当下舆情与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理论观照。其中不足与错谬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黄皮书编委会

2014年5月

前 言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对媒介了如指掌，不就是看看报纸、电视，再上上网吗？太简单了。但是你能辨别报纸上新闻的真假吗？你知道这到底是新闻还是广告吗？你知道媒介和商业的联系有多密切吗？你了解媒介的运作方式吗？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接触媒介，使用媒介，享受它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媒介素养要求我们不但会使用这些媒介，还要对媒介信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建立起对媒介的批判态度。

我们需要了解媒介的运作方式和控制模式，对这些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能掌控媒介对我们的影响，而不是把自己的时间、金钱、思考能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都交付给了媒介。媒介固化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透过媒介去理解世界，提高媒介素养水平，我们就有能力摆脱这种固化了的模式，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思考世界，而不是让媒介代替我们做这些工作。

如你所见，本书正是一本实际操作性较高的媒介素养读本，它不同于以往的媒介素养读本，仅仅长篇大论地介绍相关概念和理论，缺乏大量的案例和指导，本书会指导你如何分辨媒介世界里的真真假假，指导你如何构建自己有关媒介的知识结构，从而一步一步地树立起批判媒介的意识。

本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等基本概念。在正式进入实际操练前，我们有必要掌握有关媒介素养最基本的概念，为学习后面章节的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第二章“理解媒介”介绍媒介世界和客观世界、媒介与娱乐、媒介与商业的关系。在介绍完这三组关系之后，本章通过案例和小技巧的提示来进一步指导读者如何理解媒介、辨别媒介内容，从而建立起对媒介的批判意识，进而真正“理解媒介”。第三章主要介绍参与媒介的有关内容。在媒介参与过程中，受众不仅对媒介传达的内容进行辩证的批判性的解读，同时利用各种媒体平台来表达意见和维护自身权益，以更理智的方式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第四章针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状况，介绍其在媒介素养方面尤为突出的

问题，比如常见的网络成瘾、偏执追星等，并且提供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供家长和学校参考。同时，青少年通过阅读这一章节，能够增长与此有关的知识，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在第五章，我们就公务员这一群体的英语媒介素养进行介绍。作为政府代言人的公务员，其媒介素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及社会形象，也影响着政府的工作成效及其社会评价。公务员不仅要学习如何善待媒体、善管媒体，还要学习善用媒体，掌握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技巧，提高媒介素质修养及能力。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有关媒介素养实际操练的自学手册，任何职业、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通过阅读此书提高媒介素养，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和公务员群体。我们也希望此书同时能够为家长、学校等个人或机构提供一些促进他人提高媒介素养的策略。

目 录

第一章 媒介素养概说	1
第一节 媒介素养的内涵	1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	4
第二章 理解媒介	12
第一节 如何理解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	12
第二节 媒介与娱乐	40
第三节 媒介与商业	49
第三章 媒介参与	75
第一节 参与网络公益	76
第二节 借助网络维权	90
第三节 识破网络谣言	111
第四节 防范网络诈骗	142
第四章 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154
第一节 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的现状	154
第二节 “被网住”的青少年	157
第三节 偏执追星	182

第五章 公务员的媒介素养	201
第一节 公务员的媒介素养现状	201
第二节 如何提高公务员的媒介素养	215
第三节 如何应对新媒体	232
 参考文献	 246

第一章 媒介素养概说

媒介素养是一个全新的素质概念，它是传统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是现代人在当今复杂传播环境中所必须学习的一种能力。20 世纪 30 年代前，媒介素养教育基本上是被忽略的。30 年代，诸多学者认为媒体是一种“文化病毒”（Cultural Disease），他们认为文化一旦经由商业媒体传播，就会变质，破坏了高雅文化，混乱了语言结构，滋长了低俗文化及娱乐活动。^① 因此，1933 年英国学者利维斯（E. R. Leavis）和汤普森（D. Thompson）撰写了文化批评专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倡导媒介素养教育以抵抗大众媒介的流行文化，首次提出了“文化素养”概念，并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② 该书同时指出，媒介素养教育旨在保护本国的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批判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虚伪性。此后，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第一节 媒介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一词是舶来词，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学者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是这样描述的：“媒介素养指使用 and 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③ 显然，这一定义从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的两

①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98 页

②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51 页

③ Buckingham, D.,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Literacy Movement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36

个角度来划分,认为媒介素养同时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知识、技巧和能力。这样,在把媒介素养作为“能力”界定的同时,也强调知识和技巧的必要性。^①

美国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詹姆斯·波特(James Potter)指出:“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用的一种方法。我们通过知识结构来构建我们的方法,而要构建知识结构则需要工具和原始资料,工具是我们的技巧,原始资料则是来自于媒介和现实世界的信息。主动采用指我们不但知晓信息,而且还会不断与信息互动交流。”^②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的纲领性文件《媒介素养资源指南》认为:“媒介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对大众媒介的本质有知晓和批判的理解力,懂得大众媒介所运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产生的影响。”^③

除国外这些学者及相关机构文献对媒介素养的界定外,最早将媒介素养概念介绍到国内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卜卫。卜卫教授将媒介素养界定为四方面内容:(1)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2)学习判断媒介讯息的意义和价值;(3)学习创造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了解如何利用大众媒介发展自己。^④卜卫教授在《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一书中称:媒介素养即使用媒介的能力,包括:对各种特定媒介的认知、了解媒介内容中的各种问题、了解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了解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不同。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觉醒能力、培养建设性的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⑤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对传媒素养的定义为:传媒素养增进对各种传媒的认识,用批判的态度去接收及分析大众传媒的讯息,能解读讯息背后的意识形态,了解传媒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个主动的受众,不让传媒牵着鼻子走。^⑥张艳秋则从媒介素养的历史观角度出发,认为媒介素养包括传统的文字(平面媒体)读写素养,如书媒体素养、报纸素养、杂志素养、其他印刷品(如广告宣传单、产品说明书等)和非印刷品(竹简手抄文书、碑文篆刻、手写信件等);也包括电子视听媒

① 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② James Potter. Media Literacy. Sage Publication, 1995, P4

③ 张丹:《信息时代国家公务员媒介素养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第9页

④ 柴纲:《我国城市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建构》,硕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第3~4页

⑤ 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页

⑥ 杨光辉:《走进传媒——如何开展媒介教育》,载蔡国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体素养，如广播、电视、电影、电话、音响等媒体的素养；以及新媒体素养，如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等互动媒体的素养，这一定义全面详实地解释了当今传播时代下媒介素养的全新内涵。^①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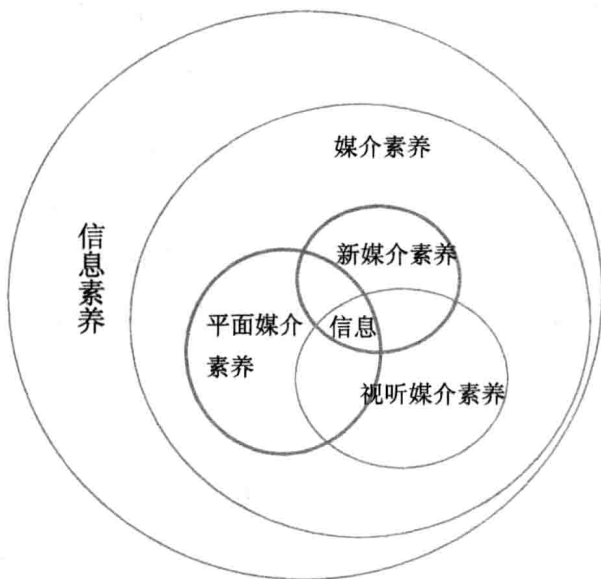


图1-1 媒介素养全景示意图^②

综合以上国内外各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媒介素养即是指公众通过学习和实践，认识媒介和选择、理解、评估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以及用之服务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其中包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批判地观看、收听并解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也包括对各种媒介种类、性质、特征及功能的认知能力。

如果从媒介素养的具体内涵来分析，可以从其对象和内容两方面进行解读。

从对象来分，它包括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素养和作为信息接受者的素养。此二者，一个强调信息的加工、创造和传播，一个强调信息的解读、辨析和利用。本书侧重对后者进行知识梳理和分析。传者的媒介素养指的是传媒从业人员所具备的素养，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媒介素养，即利用媒介制作和传播信息的素养。它强调的是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技能，怎样做一个专业的、合格的传播者，怎样使用各种媒介，怎么制作各种传播产品，怎样有效地发布信息，强调的重点是媒介

① 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② 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素养，是掌握各种媒介工具的技能 and 艺术。而接受者的媒介素养，则侧重作为新媒介时代的受众，每个人都有必要习得媒介素养，来建立对媒介信息行之有效的批判欣赏模式，做一个新型的“亮眼”、“竖耳”、“开口”和“开心”（Open Minded，思辨）的对自我负责和对社会负责（公众可以反过来影响传媒、优化传媒环境）的“媒介公民”和“媒体公民”。媒介素养是一个人实现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的“良师益友”。

从内容来分，媒介素养包括三个层面，即知识模式、理解模式和能力模式。知识模式侧重信息的传播过程，理解模式强调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而能力模式指的是受众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尽管各国学者对媒介素养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但都强调和杂糅了知识模式、理解模式和能力模式这三个类型。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虽然地域文化不同，但每个国家和地区对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都十分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使人们掌握媒介进行传播的相关知识，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和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使人们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只是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

一、英、美等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概况

媒介素养教育发轫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它是最先由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鉴于媒介素养教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积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国外的媒介素养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在经历了 30~40 年代的甄别模式，50~60 年代的文化研究模式，70 年代的屏幕教育和解密意识形态，80 年代的防御论和 90 年代的超越保护主义等诸多阶段后，英国的媒介素养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日趋成熟。受英国媒介教育的影响，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媒介素养研究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① 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次范式转移”，媒介素养范式的每一次变化，都反映出西方社会关注媒介问题的中心转移。^② 这里我们结合陆晔教授的论述，将西方媒介素养的范式转移简化为下面一个直观的表格，以便读者更为清晰地了解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情况。

表 1-1 西方媒介素养教范式的转移^③

时间	范式	主题	主要观点
20 世纪 30 年代	第一代 范式	培养公众的信息免疫能力	传媒是“带菌者”，传媒的内容对社会环境、高尚文化、青少年思想具有毒害作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给公众打预防针，使公众对有害内容保持免疫能力。
20 世纪 60 年代	第二代 范式	培养公众对信息的辨别和选择能力	媒介内容并非全部有害，媒介不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媒介素养教育不是培养公众的免疫力，而是培养公众的辨别和选择能力，使公众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传播内容作出明智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0 世纪 80 年代	第三代 范式	培养公众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	大众传媒具有制造“假性意识”的巨大潜能，它能够代表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强迫公众接受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公众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使公众能够清楚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揭示媒介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差异。
20 世纪 90 年代	第四代 范式	培养公众的民主参与能力	媒介已经深深地介入到公众的生活中，公众早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媒介素养的教育不再是提升公众的文本解读能力，而是教会公众清楚媒介的运行机制，主动利用媒介进行民主参与，提高公众的民主素质，促进健康媒介社区的形成。

196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师应教导学生如何建设性地使用电视媒体，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开展推广媒介教育的研究活动，形成了一套媒介教育的课程模式。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在欧洲、北美洲、大

① 黄楚新：《新媒介素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 页

② 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载《今传媒》，2008 年第 2 期，第 11～14 页

③ 骆正林：《媒介素养与政治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年版，第 3～4 页

洋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教学科目。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和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置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同时,媒介素养教育在世界各地的表述也有所不同。英国等欧洲国家一般称为“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美国和加拿大则多称为“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西方也有人使用“媒介素养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之为“媒体识读”或“媒体素养”,我国香港地区习惯使用“传媒素养”。在我国大陆,目前比较认可的译法是“媒介素养”和“媒介教育”,也有人认为“传媒素养”和“传媒教育”更为合适。^①其中,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体系最为完备的。在其所实践的媒介素养教育教学模式中,很多制度、措施都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效仿。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在各中等学校增设“电影研究”课程,后来又在高等学校开设“媒介研究”课程,并针对16到18岁的青少年举行全国性的考试。70年代期间,录像和电视成为主要的教学材料。1989年,媒介素养首次成为国家英语课程教学内容的一部分。^②可以说,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开展得有声有色。

加拿大也是较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媒介教育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旗号为“荧屏教育”(Screen Education),由加拿大屏幕教育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creen Education)支持。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中小学媒介教育又有新的发展,1999年9月,媒介教育已成为加拿大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必须组成部分。到90年代初期,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成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协会,比如艾伯塔媒介认知协会(Alberta Association for Media Awareness)、萨斯卡万媒介素养协会(Media Literacy Saskatchewan)、安大略媒介素养协会(AML)、马尼托巴媒介素养协会(The Manitoba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等。^③除了大规模地推行媒介素养教育之外,加拿大更涌现出了如瑞妮·霍布斯(Renee Hobbs)、克里斯·沃斯诺普(Chris Worsnop)、杰夫·谢尔(Jeff Share)等一批优秀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学者,为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发展动力。

在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澳大利亚。早在1973

①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页

②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③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63页

年,澳大利亚西部便开始实施一项媒介研究计划,有60%的学校向8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到1985年,全国多数小学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媒介教育活动。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编制了专门的媒介教育教材,设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学位。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教师组织“澳大利亚教师媒体”(Australia Teachers of Media)每隔18个月由其各州的成员组织轮流主持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探讨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包含在中、小学的艺术学科的课程内容标准之中。另外,美国的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新墨西哥等已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列入了学校教育大纲之中,更在1989年成立了“媒体素养研究中心”,1994年,该机构成为全美媒体素养研究的领头羊。

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

媒介素养教育兴起并壮大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旨在培养媒介受众特别是青年的媒介素养,使其具有批判地分析媒介、利用媒介并通过媒介完善自我、发展社会等能力。西方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正日趋成熟,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启动和准备阶段。全球信息化时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互相影响、渗透、融合,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身处爆炸的海量信息之中,每个人在吸收新的、有益的知识的同时,面临着各种不良影响。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认识传媒,选择和接触传媒,解读、甄别和判断传媒信息,充分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

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末。通过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媒介教育的意义,积极倡导将媒介教育的对象扩大到社会民众。如郑保卫教授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 with 技能,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服务,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①

结合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媒介素养教育开展得较好的国家的实际来看,媒介素养教育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的媒介从业人员;一类是非媒介从业人员,包括青少年、公务员群体(包括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等。

^① 郑保卫:《媒介教育大众化势在必行》,载《中华新闻报》,2002年1月16日